



王香玲有空不忘翻翻书。

王香玲骑着电动车到村口来接我。她今年21岁，眼珠跟头发一样乌黑，齐刘海儿，苹果脸，丰满健康；穿着白T恤和牛仔裤，干净朴素。

一路上，不时有男男女女跟她打招呼，看得出，她在村里的人缘很好，而她只是腼腆地应着。

“村里很多人上门提亲，我妹死活不去见面（相亲），说是她结了婚妈就没人照顾了。”香玲的二姐王改改变站在门口迎接我们，有些无奈地说。

数年前，王香玲的母亲突发脑溢血，一病不起。从那以后，王香玲就一直陪伴着母亲，再没出过这个小山村。

高考前母亲病倒，为照顾母亲，她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；冷静果敢，她亲手为母亲剜去烂肉，治疗褥疮——

□记者 张丽娜 文/图

## 嵩县90后孝女： 尽孝比上大学重要



王香玲(左)和姐姐一起护理母亲。



王香玲让母亲躺得更舒服点。

### 1 刨烂肉治褥疮， 为娘儿愿狠下心

王家很安静，王香玲的父亲王占国正在午休——这个51岁的汉子刚收了几亩地的麦子，累了。

王香玲给我倒了一杯水，便走进向阳的偏房，去看她的母亲。王改改变带着闺女回娘家，刚把孩子哄睡了，也跟着妹妹进了偏房。

房间收拾得很整洁，但还是弥漫着一股腐烂味儿。她们的母亲董梅娃穿着一套干净的睡衣蜷缩在床上，头发被剪得很短。她的脸被疾病折磨得变了形，鼻孔里插着胃管，瘪着嘴巴，眼睛无意识地睁着。

王香玲俯身摸了摸床单，湿的——董梅娃大小便失禁，床单一天要换洗五六回。王香玲熟练地把母亲抱起来放在一张安乐椅上，然后撩起母亲的衣衫看了看：“还好，绷带是干的，这会儿还不用换药。”

王改改变一边帮着妹妹给母亲揉捏腿部肌肉，一边说：“天热，妈长了褥疮，最大的疮比碗口还大。小妹每天都要为她剜去疮口的烂肉，敷上新药。”她顿了顿，声音哽咽了：“疮口露着骨头，可吓人，我又心疼又害怕，看一眼都会晕过去。小妹比我镇定、勇敢，她剜那些烂肉时手从来不抖。”

### 2 书以后可以读，妈不能不管

“早上3点多，妈就起床发面、蒸馍，给全家人做饭；我们上学后，她下地干农活；干完农活，又赶回家洗衣裳、做饭。”在王香玲的记忆里，母亲是勤劳能干的象征，一辈子省吃俭用、任劳任怨，支撑着整个王家。

常年的操劳压垮了董梅娃。2007年端午节，她突发脑溢血，幸亏抢救及时，捡回了一条命，但从此病魔缠身。2010年农历正月初七，董梅娃去房顶收被子，突然高声喊老伴儿上去。王占国闻声爬上房去，只见董梅娃吐下泻，晕倒了……

那时，王香玲正在嵩县第一高中读高三。一天，她给大姐打电话问好，大姐带着哭腔说：“我们都在县医院！妈的病又犯了，很严重！”

王香玲急忙请假，泪流满面地跑到了县医院。医生说，病人心脏不好，不能动手术，以

后怕是要瘫痪在床，在医院治疗没有意义，最好回家好生护理。

王香玲强忍悲痛，环顾周围的亲人，冷静思索：父亲年事已高，又要干农活，又要打零工挣钱维持生计；大姐嫁到外乡，要伺候患病的公婆，回娘家一趟不容易；二姐和二姐夫在镇上做生意，有一双儿女要照应；三哥也已成家，小侄子才1岁；小弟在外省打工，过年时才能回家……谁能长期照料母亲？只有自己！

当年高考，她的成绩超过了本科分数线，本可以上大学，她却放弃了，连高考志愿都没有填报。她对家人说，她不想上学了，要在家照顾母亲。

提起这件事，王改改变抹眼泪：“我知道小妹其实很想上大学，她不让我们卖她的书。可她安慰家人说，书以后可以读，妈只有一个，不能不管。”

### 3 孝敬长辈，这是本分

从那时起，王香玲每天的生活变得单调乏味。她清晨起床，给父母做饭，喂母亲吃饭，给母亲擦洗身子、换衣服、按摩、换洗床单，推母亲出门晒太阳……周而复始，日复一日。

这么多年，她连县城都没去过，没看过电影，没逛过街。老同学约她参加同学会，她推说家中有事，去不了。她说：“我不能出远门，妈万一滚下床咋办？”她把母亲当婴儿一样照顾。

“原来，妈还能被我搀扶着下床，也能吃家常饭，后来她肌肉萎缩，就不行了，只能通过胃管打流食。我就每天给她熬骨头

汤，骨头汤有营养。”照顾母亲，她驾轻就熟，丝毫不觉得困难。“打针、输液我都会，不能老去麻烦医生啊，自己学会了方便。”她说，经常给母亲打一些营养药，有利于母亲的大脑。

董梅娃意识不清，但偶尔也能认出女儿。有一天，王改改变回娘家，伏在床边问母亲：“妈，你喜不喜欢我奶奶？”董梅娃说：“什么喜欢不喜欢，那是长辈，一定要孝敬。”王香玲听到了姐姐和母亲的对话，被深深触动。母亲病成这样，还能说出这样的话，多难得呀！

### 4 从不当着人哭， 怕家人难受

正如她姐姐所说，王香玲看起来有一种超乎年龄的果敢和成熟。王改改变说起家事，哭得梨花带雨，王香玲只是抿着嘴唇，倔强地微笑着。

母亲瘫痪后，王香玲一直睡在母亲身边。几天前的一个夜晚，董梅娃的呼吸忽然变得异常急促，王香玲惊起，慌忙抬起母亲的脖子，用手掌从母亲喉部往胸口顺气。

半夜三更，偌大的庭院里只有父母和她。她没有喊醒父亲，父亲刚干了一天农活，太劳累，她想让他睡个安稳觉。可她毕竟是个未谙世事的女孩，将要失去母亲的恐惧让她忍不住低声啜泣。

王占国听到女儿的哭声，翻身下床，要给其他子女打电话，让他们连夜回家。王香玲制止了：“爸，别给俺哥、俺姐打电话，他们都成家了，别让他们操心了，再说他们半夜赶过来也没用，这儿有我就行了，你快回去睡吧！”

那一夜，王香玲整宿没睡，不停地给母亲按摩胸口，直到母亲的呼吸恢复平稳。

我问她，那天晚上害怕吗？她的眼圈儿红了：“我从不当着人哭，因为家人看见我哭会伤心，他们难受，我会更难受。可是夜里躺在床上，想到母亲可能时日无多，我可能很快就没了，心疼得跟刀割一样。”

### 5 想跟好心人讨个偏方

王改改变一直觉得愧对小妹。她说：“这几年，我妹成天围着病床转，啥都耽误了。别的女孩像她这年纪，要么在上学，要么在找婆家、谈恋爱，我妹却没机会。她这么小，要担这么沉的担子，我这当姐的真对不起她！”

王香玲连连摆手：“我愿意伺候咱妈一辈子，只要妈活着，咱回家还能叫声妈，哪怕没人应，也觉着高兴。可是妈活着太受罪了……”她顿了顿，说：“我妈现在病更重了，不会说话，也不会喊叫。医生说她没有意识，不知道疼。可我每次给她换药时，她的呼吸都变得急促，身体直打战，我知道她疼。”说到这儿，她的眼眶变得湿润——母亲的疮口没有愈合能力，皮肉都烂了，且不能打麻药，她得狠着心才能剜去那些烂肉，换药包扎。

帮母亲减轻病痛，是王香玲目前最大的心愿。她和家人试过许多偏方，想治好母亲的褥疮，可惜不见成效。“要是有好心人知道治褥疮的好法子，请打电话18638883743告诉我们，我们感激不尽！”王香玲说。